

写星星，也写太阳的人——访作家强建才

□董慧敏

“在静谧的夜晚,坐在路边看星星;繁星如灯,若明若暗,遍布太空银河系,看不完,更数不清。看着勺般的北斗星,那是夜空中最亮的星,也是导航的星,是世界伟人的星,更是中国指引方向、决定中国人命运的星,令人敬重,令人敬畏……”

这是作家强建才的诗歌《看星星》中的摘句。认识强建才的人,大多读过他的小说,却不一定读过他的诗。而他的诗,与他的小说一样厚重而深邃。

我不禁有些讶异:写现实小说的作家,竟还能写诗?小说与诗歌是两种不同的载体,一个偏重写实叙事,一个偏重抒情言志,他又如何同时驾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达与语境?细细品读他的诗作,我才渐渐明白,诗歌或许是强建才心灵的另一扇窗——小说写尽人间的烟火与悲欢,诗歌则寄托着他仰望星空、叩问命运的向往。这看似矛盾的两端,恰在他数十载扎根乡土、贴近生活的创作生涯中得到了统一。

2025年4月末,三门峡市评论家协会为强建才举办作品研讨会,我有幸与会,也正是那时结识了他。会上,他赠予每人两本书——除长篇《看太阳》外,还有另一部小说《七色谱》。我翻看着这两部厚厚的作品,百余万字,心中竟生出一股由衷的敬意:100余万字,该是何等的辛苦!这些年来我也深耕文学,深知写作之不易,更懂得这份沉甸甸的坚持背后,是一个作家日复一日的伏案与独守。

研讨会上,评论家们对强建才的作品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坐在席间的他话不多,始终带着谦逊的笑意,谈及创作,总把功劳归于脚下的土地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。那一刻,我感受到的是一位老作家难得的沉静与笃定。

强建才的创作之路,起步于基层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,他在基层文联工作。那时的他正值青春年华,浑身散发着蓬勃朝气,满怀着对文学的执着与热忱。1994年,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《金三角夜话》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;2018年7月,65万字的长篇小说《七色谱》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;2025年,长篇新作《看太阳》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年复一年,他在沉默中深耕,在寂寞中坚守,一步一个脚印,终而创造出硕果累累的文学成就。

《看太阳》是一部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长篇小说。作者以豫西农村的社会生活变迁为题材,将笔触深植于改革开放这一宏大时代背景之中,用细腻而真实的笔调,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的农村变革图景。小说的视野开阔,以客观冷峻的态度,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新时期的社会风貌与时代精神。作品涉及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:乡镇企业的兴衰沉浮、农民的贫富交替、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,以及家庭婚姻、乡约民俗、官场生态等诸多层面。这种全方位的呈现,充分彰显了强建才深厚的生活积累和对农村社会的深刻理解。

聊起写作的初心,强建才语气平实而恳切。他说,自己从基层走来,最熟悉的便是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。这些年来,他始终把笔对准豫西大地上普通人的命运,写他们的悲欢,写他们的挣扎与希望。在他看来,一部好作品,必须扎进生活的泥土里,才能长出真实而动人的花。

在采访中,当我问及《看太阳》为何能赢得那么多读者的认可时,强建才缓缓说道:“之所以这部小说能深得人们的认可,我认为是在于对细节的把握和描写。细节是小说的血肉,人物形象是否生动鲜活,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细节描写的成败。我在围绕人物心理活动,精心设置了大量独特而感人的细节,使人物情感丰满、性格鲜明。”

这部小说所获得的共鸣,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期。研讨会后,强建才常给我发来一些在河南日报客户端“顶端新闻”平台发表的评论,多是国内知名评论家对其作品的中肯评价与充分肯定。后来,小说又经三门峡广播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音员林志敏的深情诵读,分享至喜马拉雅听书平台,点击量达100多万次,走进了更多读者的心中。

强建才在《看太阳》中展现的,不仅是对农村生活的深刻理解,更是对人性复杂性的准确把握。他笔下的人物,无论成败得失,都具有某种普世的人性温度。正因如此,这部以豫西农村为背景的小说,超越了地域的局限,具有了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与文学价值。

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,能让不同的读者读出故事之外的更深意蕴——不只是情节的独到,更是对人生、社会乃至时代的深刻领悟。强建才做到了。他以文字承载着对社会、历史与人性的思考,其作品也成为中国革命与建设历程的一个生动缩影。

从仰望星空的《看星星》,到俯身大地的《看太阳》,强建才始终以笔为灯,照亮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他的作品,如同太阳一般,永远温暖地照耀着每一个读者。



说说瑜亮情结

□汪荣祖

《三国演义》里,周瑜斗不过诸葛亮,临死前长叹:“既生瑜,何生亮?”人世間一时瑜亮的人物不知凡几,岂无瑜亮情节?瑜亮情结几成定理,实例真不少。

清朝的李光地与陈梦雷是莫逆之交,三藩之乱时两人同在耿精忠谋反的福建,陈被迫做官,李遁迹深山,两人密谋以蜡丸密疏清廷,蜡丸是陈做的,而李独署己名,最后李获重赏,陈被谪戍沈阳长达15年,陈遂与李绝交。

左宗棠以武乡侯自比,称老亮,自视甚高,与曾国藩论事相忤,国藩谑说:“季子敢鸣高,与予意见大相左”,左毫不客气回话:“藩臣徒误国,问他经济有何曾”,两人齟齬,久绝音问,直到曾国藩辞世,左宗棠才有悔意,有挽联说:“知人之明,谋国之忠,自愧不如元辅;同心若金,攻错若石,相期无负平生”,相让何其晚也。

十四岁的全红婵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破世界纪录得到金牌,居然为屈居银牌的陈芋汐感到不甘,还说她并不在乎金牌,只要中国人夺得就好,出自孩子的真心话,令人眼前一亮,骤然破解了瑜亮情结。

破解之道无非不要唯我独尊,能容人之长,南宋诗人卢梅坡为雪梅争春解惑说:“梅须逊雪三分白,雪却输梅一段香”,又说:“有梅无雪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”。于是梅雪双赢,皆大欢喜!

更重要的还是要有雅量,中国传统的有道之士,大多颇有雅量,饶有气度,如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《广师篇》中说:“学究天人,确乎不拔,吾不如王寅旭。读书为己,探賸入微,吾不如杨雪臣。独精三礼,卓然经师,吾不如张稷若。萧然物外,自得天机,吾不如傅青主。坚苦力学,无师而成,吾不如李中孚。险阻备尝,与时屈伸,吾不如路安卿。博闻强记,群书之府,吾不如吴任臣。文章尔雅,宅心和厚,吾不如朱彝尊。好学不倦,笃于朋友,吾不如王宏撰。精心六书,信而好古,吾不如张力臣。”顾炎武的虚怀若谷,管仲也有之,原是中国传统的美德。瑜亮情结云乎哉!



绕过去

□伍柳

庭院里时而会传来一阵阵轻快的歌声,音不高,远达不到“扰民”的程度。细听会听出音准还有欠缺,但对一位老人来说,实在不宜苛求。比如,有一小段高音,老人显然唱不上去,但用一种独特的方式,巧妙地绕了过去。

正是音准的欠缺,才营造了一个轻松幽默的氛围。这情景,甚至会让人猜想,老人是有意这样做的。老人边走边唱,脚步轻松,正应和了有点夸张的音调,两相配合,相得益彰,这也算是一种“创意”吧。

细想,从老人的歌声中,也流露出一种轻松愉悦的生活理念和方式。不苛求,顺其自然,遇到高音上不去,不去硬扛,而是绕过去,这既是一种歌唱的智慧,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。

布衣之交

□江河

交几个布衣好友,是后来才慢慢明白的事。

年轻时候交朋友,总免不了挑选。挑职业,挑谈吐,看有没有说得来的话题。饭桌上聊得投机,便算作朋友。那时候身边大多是同一个圈子的人,说话的口吻相近,焦虑也相仿,坐在一起聊上半天,说到底谈论的往往是同一件事。可就算走得再近,中间依旧隔着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。

搬到城郊居住,小区门口有一处菜摊。卖菜的刘姐,是安徽过来的。每天清晨她把菜码放整齐,空心菜一把把捆扎好,菜根齐齐朝向一边。我常来买菜,她记不住我的名字,却记得我偏爱哪一种番茄,总会告诉我今天的番茄品质好。有一回出差,隔了一周才露面,再去菜摊,她开口问:“你怎么好久没来?我还以为你搬走了。”我告诉她出了趟差。她点点头,把番茄装进袋子,说了句那就好。

那一刻我才体会,布衣之交,不需要正式的自我介绍。她不清楚我的工作,我也不知晓她家的琐事,但她会惦记我是不是已经搬走。

有一年冬天路过,菜摊已经收完,地上散落的菜叶冻得发硬。第二天她出摊比往常晚,我问起缘由,她说夜里水管冻住,清晨没法洗菜。那天摆出来的菜,还带着地里的泥土。

巷口修鞋的赵师傅,河南人,话不多。一次我拿鞋子过去修,他接过来看了看,说鞋底磨偏,是走路姿势的缘故。我应了一声,他也不多劝。修好递回来,随口提醒我走路脚掌外侧先落地,重心偏了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从一双旧鞋看出来的。之后每每路过摊子,我们互相望一眼,点头示意,他便继续低头忙活。后来巷子改造,再也找不到他的摊位。

小区门口还有卖豆腐的小贩,每天下午推着三轮车短暂停留,从不吆喝,等人上门。豆腐凌晨做好,盛在木盒里,盖上一层纱布。我问他要几点起床,他说凌晨两点。我说起得这么早,他只说已经习惯,不说辛苦。往后每次买他的豆腐,总觉得吃下的不只是豆腐,还有凌晨两点的夜色,那份凉意仿佛留在豆腐里。

有一回豆腐已经卖光,他却没有离开,坐在车边等人。我好奇问他等谁,他说在等一位老太太,那人每次来得晚,却一定会到。约莫十分钟过后,老人赶来,买一块豆腐,他收好钱,推着车子离开。不知道二人之间有着怎样的约定,我也没有多问。

布衣之交,贵在不约。不必提前相约,不用刻意安排。菜摊偶遇,闲谈两句;巷口碰面,点头致意;三轮车停在路边,买完东西就各自走开。没有负担,没有过高期待,也不约定下一次何时再见。

一天傍晚,我站在菜摊前,看着刘姐把蔬菜收拢进筐。我问她一年到头守在这里,什么时候休息。她说下雨就歇。这个“歇”,和我们口中的休假不一样,是不用提前规划,只等一场落雨,便可以就地停下。

傍晚起风,云慢慢游走,看不出要下雨。刘姐还在收拾菜筐,赵师傅早已不知去向,卖豆腐的小贩,或许还奔波在路上。

